

自白書

小野





舒. 尔

自白書

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

· 版權所有 ·

書名：自 白 書

作者：亦 舒

出版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地址：香港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
電話：五一二八三六七一

印刷：中華商務聯合印刷(香港)有限公司
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

定價：港 幣 十 元

三版：一九八三年六月

亦舒著作

荳芽集	(散文)	HK\$ 10.00
荳芽集二集	(散文)	HK\$ 10.00
荳芽集三集	(散文)	HK\$ 10.00
家明與玫瑰	(小說)	HK\$ 13.00
玫瑰的故事	(小說)	HK\$ 16.00
自白書	(散文)	HK\$ 10.00
珍珠	(小說)	HK\$ 14.00
曼陀羅	(小說)	HK\$ 8.00
薔薇泡沫	(小說)	HK\$ 9.00
留英學生日誌	(散文)	HK\$ 10.00
獨身女人	(小說)	HK\$ 14.00
舒雲集	(散文)	HK\$ 12.00
舒服集	(散文)	HK\$ 12.00
我的前半生	(小說)	HK\$ 14.00
寶貝	(小說)	HK\$ 14.00
星之碎片	(小說)	HK\$ 15.00
香雪海	(小說)	HK\$ 13.00
歇腳處	(散文)	HK\$ 12.00
販駱駝誌	(散文)	HK\$ 12.00
兩個女人	(小說)	HK\$ 13.00
藍鳥記	(小說)	HK\$ 15.00
黑白講	(散文)	HK\$ 10.00
風信子	(小說)	HK\$ 14.00
喜寶	(小說)	HK\$ 15.00
野孩子	(小說)	HK\$ 14.00
回南天	(小說)	HK\$ 14.00
五月與十二月	(小說)	HK\$ 14.00
今夜星光燦爛	(小說)	HK\$ 14.00

目 錄

自白之機會	1	出賣自己	43
工 作	3	六合彩	45
決不是愛	5	如果一個女人……	47
成熟圓滑	7	敬 愛	49
專 欄	9	大舅舅	51
懶	11	少不更事	53
一生？	13	母親與小說	55
我的前半生	15	爸與香水	57
電影界	17	讀者心聲	59
插 圖	19	家 明	61
影 樹	21	兒童樂園	63
若能有伴	23	小學同學	65
同性戀	25	馮寶寶	67
穿是享受	27	無線電	69
家務拉雜	29	壯志蒿萊	71
孩 子	31	閱張愛玲新作有感	73
小人物語	33	青年刊物	75
美	35	美男美女	77
高 價	37	記 性	79
時 間	39	女強人	81
選 擇	41	爲甚麼	83

娛樂稿	85	明 星	135
感 情	87	當打工	137
正牌雜文	89	十七年	139
致查先生書	91	寫些甚麼	141
「某」	93	笑 話	143
忍無可忍	95	天份與工作	145
最好的？	97	親友語錄	147
達爾文與其他	99	板 斧	149
法海的苦惱	101	笑話續篇	151
奇 想	103	飛狐外傳	154
肉	105	克藍瑪官司	156
難	107	禮 貌	158
聯 想	109	穿	160
看 書	111	錢	162
中文文學	113	死	164
歌星們	115	娛 樂	166
苦過弟弟	117	唸大學	168
台前與幕下	119	恐 懼	170
惡作劇	121	帝國反擊戰	172
小說迷自白	123	星空奇遇	174
過 年	125	快 樂	176
專欄中之名人	127	年 齡	178
作 家	129	愛情與婚姻	180
婚 姻	131	食	182
記憶片斷	133	小小自白	184

男 人	186	脫 節	208
藝術家	188	故 事	210
中環生涯	190	山與水	212
影迷自白	192	舊 友	214
老 友	194	至大的浪費	216
考 試	196	張老徹	218
囂 張	198	妒 忌	220
遊 客	200	和 番	222
可怕的戰爭	202	小 書	224
救 命	204	煮 食	226
大帽子	206		

自白之機會

很久之前，我爲明報周刊寫雜文，最後一篇刊登在明周的稿子是「訪問林青霞」，五年半之前。後來無端被衆編輯飛起（編者按：冤呀枉，大老爺！）明周裏從此沒「亦舒」兩字，氣頂得潰瘍。不過小王子說：「時間醫治一切憂傷。」漸漸也就百忍成金。你知道，喜新厭舊原是人之常性，須怪不得編者，須怪不得社會，要怪怪自己沒綽頭。

那陣子林青霞與趙寧談戀愛，我是與趙寧通過兩封信的，幾乎想把趙寧的書信公開。（這故事是告訴你，除非你真是張三李四，否則不要黑字白紙寫署名信給任何人。）然後擬個天大的題目：「亦舒慘被林青霞擣牆腳」，再加自白書三千大字，如此這般，亦舒兩字恐怕又會從新抖起來也說不定。

後來又看到雜誌上說胡茵夢與衣治凡拍拖。噯，衣治凡我也認識呀，還開車送過我回家呢。衣先生這人一表人材，談吐又不俗，在台灣是個特權份子，手帕都用「庇埃保曼」的，衣先生前妻楊小佩因爲我與衣先生多說幾句話，還向人打聽過亦舒是否良家婦女。

憑這些關係，又能不能在明周上寫自白書揚名？誘惑力實在太強。名氣世界中講究的是名氣，沒有許多的金錢，有許多的名氣也是好的。

因此近年來明周成爲人們登「自白書」的最佳場地，因爲雜誌銷路好，讀者多，故此凡是誰跟誰戀愛、掙保、訂婚、離婚、分居、軋妍頭、交男朋友、中六合彩、廁所裝修、女兒滿月、放了個響屁、要愛、要恨、要罵、要發牢騷，全部往明周開步走，一登龍門，身價百倍。

這些年來，我伊人獨自在深閨憔悴，沒有機會出鋒頭，都是因爲明周拋棄了我，以致我淪落至今。忽然老編又「回頭看一看我」，雖然並沒有「再緊緊的握我的手」（——劉家昌歌詞），我也已經夠滿足，再回頭我還是要你的——說得太離譜了。

反正與明周久別至今，只要還能在一起，過往不必追究，很多事原是不能問的，包括稿費，包括是否登在頭條，包括過去那五年半到底發生了甚麼事。

明報與我……還有甚麼可說的呢。

十五年來的關係，慘過結婚。中年讀者一定看過衣莎貝專欄——有沒有？有沒有？

現在！我也有一個登自白書的地盤，無限度的發展下去。讀者們，你們想知道甚麼？我父親的身份證姓名之電報密碼？我那件銀狐大衣之價目？你們不會失望。

工作

我倒不是真的那麼敬業樂業，讓我說我很盡責。事實上我不喜歡任何工作，我希望駕一輛機帆船下太平洋，帶一隻狗，帶一隻鸚鵡，然後回來寫一篇遊記給國家地理雜誌，管他們登不登。

但是我的金錢太少，時間太多，唯一合邏輯的做法便是以時間來換取金錢，因此在中環佔一張寫字枱——既來之則安之，我喜歡工作。

在任何環境都可以學習。到香港是簡而清叫回來的；入佳視當編劇，那份工作簡直下流，如果要坐下來寫，足可洋洋三十萬字，從孫郁標的紅樓時代說到它關門大吉，以你大媽我的口才，（寧波女人，你知道。）那真是的！可是成報編輯出了高價讓我略爆內幕一二，我還不幹呢，這與高貴之情操無關，我只是自愛——當時佳視付我薪水，簽的合同，情投意合，人家又沒用機槍攔我脖子上，啊，做了這些日子，忽然不做，倒轉來罵佳視，諸君想想，這是佳視臭還是我臭？因此屁也不放一隻，萬一在甚麼地方見到林德祿、劉天賜、葉潔馨等人，表情一定愉快。在佳視學到的哲理是：潰瘍嗎？閣下學藝不精，不必怨天尤人。

沈殿霞笑說：「我在電視幹十多年，經歷還沒你豐富，你運氣真好。」可不真是。這是我的電視生涯。

我的酒店生涯更加麻繩提豆腐。但是資方沒拖欠我的薪水，因此基本上也不應置評論。我對工

作的要求止於此，唯一要提的就是差點兒沒做得預支更年期。

但我仍然愛一份固定的工作：固定的收入。同事們的嬉笑閑談，（陳成儀改正我說但丁見到比亞翠斯時，她才九歲。）精神有個寄托，早上起床，知道自己何去何從。

戴寶圓講：「當工作變為樂趣時，其實是蠻慘的。」

是，是。

但是小人物原本都是可憐蟲——我係人間茄喱啡。我沒有資格享受，而不是不懂得享受。你讓我挑一座堡壘，我絕對選蘇格蘭，凡爾賽宮還嫌太柔糜呢。

但在目前，我唯有工作，對職業頗為委曲求全，正如某些婦女，對丈夫任勞任怨。人活在世界，總要對環境作某一個程度的妥協，這點我明白。

工作也供給滿足感，不需要很特殊的工作——文學藝術，研究星宿探討宇宙，開腦補心這些，平凡的工作也得有人幹，譯一篇短文，校對一段新聞……做人根本如此，你的太陽正是我的太陽，也是坐在珠城門口捉虱子那乞丐的太陽。工作不過是工作，與是非成敗無關。

決不是愛

放假無聊，到東南亞落後地區旅遊。這次旅行沒甚麼可提，但碰到的同行團友使我感慨良多。有好幾對是年輕夫妻，新婚蜜月旅行。

我訪問其中一位小妻子：「——你有工作嗎？」

「有，請兩個月的假結婚，回去再做工。」

（他們真的戀愛過嗎？呵原諒我這麼勢利，愛情原是最奢侈最優雅最高的境界。）

「旅行愉快嗎？」

「哦很好玩。」手中大包小包的土產、衣物、小提袋，還有冰淇淋、外套，逃難般，有一籃芒果已經熟爛了。

（他們真的戀愛過？）

「打算要孩子？」

「自然。」毫不猶疑地，「稍遲吧。」

隨俗的自父母家中搬到丈夫家中，小兩口子租一間梗房，隨俗地蜜月旅行，請兩個月假，再花掉兩個月薪水，也算是大手筆，隨俗地生孩子，做家務，看長篇電視劇，搓小麻將，隨俗地兒孫滿堂，隨俗地白頭偕老。

請原諒我這種奇異的想法，殺不可赦的態度——這樣就一生了嗎？做人就是如此嗎？沒到廿五歲已經是中年，女孩子最寶貴的幾年在廚房裏爲三餐打轉，服侍一個小職員丈夫（饒恕我的卑鄙：這真是愛情嗎？）而那個年輕的男人，那麼快便在肩上壓一副枷，把工作的精力，學習的壯志，消磨在一個庸俗的女人身上，養一堆跟他們一模一樣的子女，於是人更浮於事，公路車更擠。

維多利亞公園晚間那些情侶的表現只是人類基本的需要，擴大到十四座位車子裏、公寓中、碼頭旁，這並不是愛情，即使到最後發展成爲正式註冊的婚姻，然而也還不是愛情，這不過是中國人俗諺中的「少年夫妻老來伴」，他填她空檔，她填他空檔，雙方的要求就是那麼一點點，爲這一點點基本的慾望犧牲光與熱，實在不是我這種自私自大的人可以了解。

我不明白。

愛總是最美麗的。戀愛應在楓丹白露島的草地上才能發生，不是一生都有一次。以後結婚啓事上的字句似乎應該改一改：從「我倆情投意合」改爲「我倆互相需要」。需要也是重要的，可是別把愛情的定義胡亂糟塌掉。

我曉得這類小夫妻是快樂的，在他們的世界中，他們所不認識的並沒有損失，但是人只能活一次，就是這次。海闊天高，美麗的自由，廣大的胸襟，無止境的學識……人各有志。但這絕對不是愛情，決不。

成熟圓滑

一日與馬太太說起老王的性格。

我說：「他在扮演一個好好先生的角色，他有一雙好耳朵，因此是個好聽衆，可是也就止於此，你讓他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除非他的妻兒受到侮辱，否則他並不會爲誰得罪誰。」

小面孔後來知道這事，便批評：「成熟的人不會說這樣的話，應該笑一笑作罷。」

我知道應該是這樣，可是有無必要呢？

過去十數年，我也進步很多，決不爲不相干的人生氣。人們可以大肆攻擊我的一切，我是否接受人們的謬論是另外一件事。

誰又是魯迅第二，那麼熱心腸地與鄉下人打筆仗，苦心孤詣地指點他們一條明路，我通常是一聲不知道便把這些人處決掉，不留餘地。

我拒絕做一個虛偽的人，不外是沒有這個必要，有誰問我甚麼意見，馬上據實陳述，或者因而升職遲了，但我生活比那個吞吞吐吐的同事愉快，得到一點，失去一點，是必然的事。

孩子們慣於人云亦云，張德彪的球鞋是Addidas，他非得要爸媽買雙Puma不可，否則他要哭的，人家有的，他也要擁有，因爲他怕寂寞。

少年多數要求與衆不同，一種跡近賭氣的標新立異，爲了追求自我，明明下雨得帶把傘，可是

因爲害怕會消失在芸芸衆生當中，他淋着雨出去。肺炎是於事無補的，不過至少他做了些不平凡的事。

成熟以後，返璞歸真，於是乎又隨和起來，除死無大事，日子總要過的，天天呼呼的笑，立場必須堅持，社會亦需服從，和平共處。

——一般人口中的成熟。

那日何錦玲說：「……那你很圓滑的。」她認爲我跟她的朋友相處得不錯。

已經足夠，超過這個程度難爲情，低於這個標準就幼稚。張太說這人一款平底鞋可以穿足十年，由此可知實在是馬虎得很，毫不講究，人們會說：終於成熟了。

可是到此爲止，不能夠再熟下去，各人性格不同，要求不一樣。十年不發一次脾氣的人簡直沒有血性，很多事一定要據理力爭。

於是我穿着平底鞋繼續我那諷刺的寫稿事業，圓而不滑，我懂得「應該」如何，可是不做。

專欄

我寫不出雜文了，只明周這一篇，也寫得異常痛苦，攤開稿子，便魂遊太虛，半日寫不成一千字，改了又改，終於扔在字紙羅裏。

從來不是這樣的，以前我一寫稿，從不用塗改，落筆成文，別人怎麼想不要緊，我自己認為寫得好就是，但現在，不知寫甚麼題材好。

我很害怕，又不捨得放棄這一項專欄，但完全寫不出來，總不能霸住不放，怎麼會發生這種情形的？

也許寫雜文像做體操，操順了天下太平，揀起題目便寫，現在就是因爲一星期才寫一次，於是彎下腰，手指尖老碰不到腳板面。

啊可悲。竟沒有想說的事。那日瑪莉亞說她從沒見過比我更嘮嘮的人，這能不能寫呢？我買了一雙皮鞋，六百塊，這又能不能寫呢？誰在專欄中罵我，可否自白一番？李翰祥訴落秋子，我看了不服氣，可否幫秋老子擺平這件事？

打算上南美洲，遊記有人看否？與施南生文麗賢吃菜，打電話找鄭裕玲，大會堂遇見江青，星期六約了俞琤，公開後有讀者沒有？

還有，小面孔說我是個比想像中更壞的八婆、鄭伯母是我長期讀者、商台邀我去講張愛玲、我

擁有四兩金子，日日留意上落——這些又能不能變成一千字？

地下鐵收費問題、樓宇管制條例、中共四個現代化、賀梅尼的謬論、卡達的無能，應不應發揮愚見？

我也在外國雜誌中閱讀琳達朗士達訪問、達斯汀賀夫曼的自傳、「星空奇遇記」的攝製過程，難道都翻譯出來？

寫甚麼好呢？

都有人寫了，我不會比人寫得更好，可悲的也不會更差，寫得不通，反而可以樂觀說這是一種風格。報紙的副刊像羣雄割據，盡是一個個專欄，我很擔心終於有一日開到茶釐，會像粵語片般烟灰滅，那時候一班專欄作家無處發洩，怕會生大頸泡。

專欄不知是甚麼時候流行起來的，我個人全盛時代是明報上的荳芽集，上海人稱「跔躉」為「孵荳芽」，孵荳芽之人牢騷自然奇多，直寫了五六年，倒是天天有，不斷稿。

後來停寫很久，一年多來益見生疏，一口怨氣出在同事身上，煩死他們，覺得更直接了當。現在喜歡看雜文，倒不覺像參觀大觀園，像置身馬戲班。